

亨利·托马斯
达纳·李·托马斯 / 著

Living Biographies Of Great
Compos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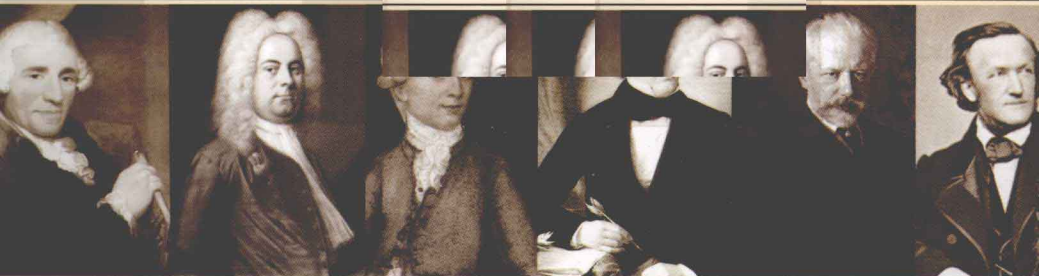
黄鹂 / 译

音乐家

一个人！一个把神的思想阐释为人间歌曲的人。

的生活

大 | 家 | 小 | 传 | 丛 | 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家|小|传|丛|书



亨利·托马斯

达纳·李·托马斯 / 著

Living Biographies Of Great
Composers

黄鹂 / 译

音乐家的生活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乐家的生活 / (美) 托马斯 (Thomas, H.), (美) 托马斯 (Thomas, D.L.) 著; 黄鹂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1

(大家小传丛书)

ISBN 978-7-5306-5703-4

I. ①音… II. ①托…②托…③黄… III ①音乐家—列传—世界 IV. ①K8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8481 号

LIVING BIOGRAPHIES OF GREAT COMPOSERS

By Dana Lee Thomas and Henry Thoma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中文简体版经由博达版权代理公司授权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0-214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译者的话

承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不弃，这本
本名《生活写真集》得以再版，以给读者。

曾在某刊物上看到一句话：“翻译是遗憾
的艺术。”诚然。再次浏览一下二三十年前
的译文，感到有些字句尚存可以改进或
润色的余地。这就是遗憾。

当初，我是在欣赏原著的写作风格与
内容生动之余看与翻译的。不知读者
诸君有何同感。

黄鹂

2010年仲秋

原 序

传记有两种：第一种是关于一个人的有限生命的故事；第二种是对他的不朽性格的描绘。我们试图写成的正是第二种类型的大作曲家的传记，一本性格肖像画册。

人们总是对领袖人物的性格描写感到兴趣。莎士比亚说过，大人物的私事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事。一个有想象力的民族在考虑创造宇宙的问题时总要设法对宇宙的创造者有所了解，于是，世上的诗人与神话制造者为人类提供了神灵们的传记。

同样地，当我们听到音乐杰作，也就想去探索一下它的根源。呵！我们发现，这个奇妙的源头不是一个神，而是比神更能创造奇迹的——一个人！一个把神的思想阐释为人间歌曲的人。使伟大的作曲家的性格上升到不朽高度的正是他的这种阐释力。

然而，仅仅是阐释力本身并不足以使作曲家成为不朽。在本书的章节里我们将可以看到，伟大的作曲家还具有一种阐释的决心——那种执著的、本能的、崇高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论有多少困难，也要把他的梦想献给一个不知感恩的、傲慢的、往往是敌对的世界。有一天，我们看到一只蚂蚁，口里咬着一小片菜叶——对它的体力来说，真是个无比沉重的负担——向草坡上奋力爬去。我们的一个教师朋

友在蚂蚁前面放了一块石头。有那么一会儿，蚂蚁不知所措，然后，它绕过石头继续爬上前去。那位教师又在它前面放了些别的障碍物，但是每一次，蚂蚁都绝不退缩，它或是绕过障碍，或是爬过障碍，总是朝着它原来的目标继续前进。“我是在蚂蚁身上进行试验，”那位教师说，“我想看看它究竟如何坚持不懈地与困难作斗争。”

“你的目的何在呢？”我们问。

“目的是，人类可能从蚂蚁身上学到智慧与力量。”他答道。

东方有一个传说：上帝在天才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这样，天使就可能向人类学到智慧与力量。这种智慧与力量——用艺术的语言来说，我们称之为美——就是伟大的作曲家的素质。而正是这种素质可以把一个受苦的人转变为天才的导师。

亨利·托马斯

达纳·李·托马斯

目 录

Contents



巴 赫 / 001



亨德尔 / 011



海 顿 / 026



莫扎特 / 037



贝多芬 / 052



舒伯特 / 065



门德尔松 / 077



肖 邦 / 088



舒 曼 / 099



李斯特 / 112



瓦格纳 / 125



威尔第 / 133



古诺 / 146



勃拉姆斯 / 156



柴可夫斯基 / 170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 184



德彪西 / 194



普契尼 / 204



西贝柳斯 / 213



斯特拉文斯基 / 227



Johann Sebastian Bach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1685—1750)

在巴赫一家的血管中流动的仿佛不是血液而是音乐。第一个懂得音乐的巴赫是个磨坊主人，会吹笛子。正如不知道他生产的面粉质量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音乐素质如何。“至少，”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谈到他的时候说，“他肯定能合得上风车的节奏。”

在巴赫这个音乐世家中，有十四个成员是耶拿、安斯达特、奥德鲁夫、马格德堡、穆尔豪森、魏玛和拉姆这些地方有成就的管风琴师；十二个是领唱或是乐队指挥；一个是阿恩什塔特的路德维希·贡特尔伯爵的宫廷乐师；一个是扎克斯·艾泽纳希公爵的宫廷乐师；一个是扎克斯·迈宁根公爵的宫廷乐师；另一个是霍恩洛厄伯爵的宫廷乐师；还有一个是魏玛公爵的乐队指挥。至少有十个巴赫是圣乐序曲、清唱剧、弥撒曲、组曲、赋格曲和协奏曲的作曲家；有两个是著名的双簧管吹奏者；三个拉大提琴；两个是小提琴家。事实上，一连几代，在德国某些地区，每一个职业音乐师都是巴赫家的一个成员。

二

“一切形式的音乐,其目的都应该是歌颂上帝的荣耀,”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说。“任何一个虔诚的人,如果他像我一样勤奋,就能做得像我一样多。”巴赫是路德教的忠实教友,是在耶稣教勤奋工作的传统中长成的。如果你不在人间从事长期而艰苦的劳动,就不可能指望被上帝选入天堂。勤奋的工作指的是从地上拿起担子,放到肩上,挑着它朝上帝的圣地稳步走去。生活是一种艰苦的斗争。各种沉重的势力总是力图把人按在尘土之中,从而导致他的死亡。但是,一个人真正的道路自然是向前、向上——即使他挑着担子也是如此,也正因为挑着担子才是如此……

巴赫认为,有时候,在一个人的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不是自然的势力,而是人为的势力。是人们的愚蠢,是他们用荒唐的规章制度压得你直不起腰来。比方说,巴赫曾被安置在安斯达特教堂担任管风琴师。教堂里有一架很好的管风琴,他的手指一接触到它,它就像一头敏感的动物那样作出反应。可是,教堂主持人的反应并不热烈。他们不喜欢在会众唱赞美诗的时候,巴赫以那种方式伴奏。而他们又从来没有和其他的管风琴师发生过争执。合着唱诗的拍子伴奏,每一次都弹着同样的调子,这本来是件简单透顶的事。他们正式向他提出抗议。“多年来,我们的管风琴师在礼拜天伴奏合唱的时候,调子都没有变化。可是你坚持要搞什么变奏,夹进许多奇怪的声音使全体会众不知所从。”对于他们的圣乐,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此外,在任命他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必须为唱诗班进行排练,要耐心地教他们。但是直到彼时,他在那些孩子身上一分钟的时间也没有花过,只晓得弹他的管风琴。“因此你必须明确表示,以后你到底为不为唱诗班排练歌曲。如果你领工资的时候不感到脸红,教唱诗班也不应该感到脸红。”

不过,争执很快就结束了。教堂的主事们摆脱了这个“懒惰的”管风琴师。巴赫又在另一个教堂有了一个职务。这儿的待遇不错,他没

有理由抱怨。八十五盾(货币单位)工资,十二蒲式耳(容量单位)谷子,六捆柴草。他们还派了一辆马车把他的家具搬到这个市镇上来。市镇委员会每年还准备给他三磅鲜鱼作为奖金,因为他似乎怪讨人喜欢的。

可是,你能想得出他是多么放肆么?一看到教室里的那架管风琴,他就说不喜欢。琴太小了。过去所有其他的管风琴师都认为这架琴蛮好,他们就没有说音管的压力不够,也没有表示过蔑视的样子。可这个人却是这么个态度!在巴赫离职的时候,市镇委员会的成员们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人们开始在悄悄地议论,说巴赫是个优秀的管风琴师。他的手特大,可以一面伸开左手跨过十二个音符,一面用右手三个中间的指头飞快地在琴键上弹着。有人说 he 可以用拇指和食指奏出颤声,同时用无名指和小拇指弹一首曲子。而且,瞧瞧他的体格!“德国哪一个风琴师也没有他长得那么高大壮实。他还是个兴致勃勃、喜欢交际的人,愿意在酒吧间里和任何人对饮对斟。他决不是你们那些容易冲动、形容枯槁、态度冷漠的音乐家小老头儿,而是人民之中的一个——强健、热诚、肌肉发达,像是坐在熔铁炉风箱前的铁匠,看起来,他在煽火的时候仿佛比弹琴更加自在。

人们再也忘不了巴赫是如何让那个自命不凡的法国管风琴师马香有了自知之明的。这个故事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世代相传。马香自以为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演奏家。凡尔赛宫廷给他的恩宠使他得意之至。他来到德国以后,王公们又接二连三地授予他各种勋章。当时,在喜欢议论这类事情的人们中间有一个传言,说他的演奏技巧比巴赫高明。可是巴赫的朋友们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说服巴赫写信向马香挑战,建议来一次演奏竞赛。马香彬彬有礼地接受了挑战。音乐家们选出了一个裁判团,也规定了时间与地点。那一天,还来了大批观众。巴赫准时到了场,可是,马香连影子也没有。原来他已经乘了头班车离开德国,回到他那可爱的法兰西。现在巴赫的声誉是毋庸置疑的了。

但是声名是一股变幻莫测的风儿。公共认可的风向标突然转了

向。人们说,太多的荣誉使巴赫的头脑发热了;他变得过于盛气凌人、自以为了不起了;演奏的时候,他在忙着欣赏瑞典王储赐给他的戒指,反而忘了去看琴键了。有些中伤他的人悄悄地说,如果巴赫能遇到亨德尔,那就太好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尤其使他们产生反感的就是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巴赫的傲慢无理。有一次,巴赫申请担任教堂管风琴师的职务,人们告诉他,必须捐一笔钱作为教堂的库存——这是一项必要的,也是由来已久的制度。在巴赫拒绝履行这个义务的时候,主持人严肃地告诫他说,“如果伯利恒的一个天使从天堂上下来……想要担任圣·雅各教堂管风琴师的话,但是如果他不捐助一笔钱作库存之用,那他也只好再飞回天堂去。”巴赫显然不是天使的朋友,因为他固执己见,谢绝了这份差事。

当他再找到工作的时候,外界谣传说他的心思是集中在教堂的酒窖里,而不是专注在比较高尚的事物上。“我们搞不清楚他是怎么回事。由于懒惰成性,他一天天地发胖了。新颖的创作么?胡说!能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把正规工作——他为之领取薪金的工作——做好就成了。能多花些时间训练唱诗班的孩子们,不要到处乱跑就成了——鬼才知道他往哪儿跑哩!能弹琴,对上帝怀有畏惧之心,对自己的工资感到满足就成——否则我们就要再找个风琴师了。”

有人大胆地低声说了一句:“我的好朋友们,你们不了解这个巴赫。他是个天才。”

“天才?我们无法雇用天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像样地、按照传统方式演奏教堂音乐的领唱人。”

三

撇开这些纠纷,巴赫过的倒是一种快乐的生活,一种洋溢着音乐的生活。他在奥德鲁夫、安斯达特、穆尔豪森、吕贝格、莱比锡做过管风琴师;在魏玛宫廷担任过乐师;腓德烈大帝^①对他恩宠倍至。腓德烈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大帝,那个生性活泼的军人——诗人——音乐家,那个在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奠定基石的人,多年来一直敦促巴赫到柏林去开一个演奏会。巴赫最后同意用他的乐曲安慰—下这个满身伤痕的武士国王。当腓德烈大帝接到他到达柏林的消息时,那双昏花的眼睛也亮了起来。“先生们,”他对他的朝臣说,“今天是个重要日子。塞巴斯蒂安·巴赫到柏林来了!”这位老琴师穿着旅行服进入宫廷,步履蹒跚地从—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后面跟着满朝文武。然后他坐下来,依次在

国王的七架钢琴上进行演奏。腓德烈曾经听说巴赫“有点像个作曲家”，巴赫谦逊地承认了这一点。“给我一首写赋格曲的主题，让我试试把它发展成六声部，”他建议道。腓德烈在纸上写了一个主题，老音乐家这时已经是拱肩驼背，手指却仍然灵活自如，他在琴键前面坐了下来，把国王的主题演奏成千百首曲调。腓德烈惊羡地喊道，“我的上帝，只有一个伟大的巴赫！”

一个伟大的巴赫，但是小巴赫却有不少。他结了两次婚，生了二十个子女。他自己也像孩子一样地喜欢玩耍，因此总是与年轻人为伍。除了自己家里的子女之外，他的周围还有一批学生，他们从欧洲各地来到他身边，探索他那有魔力的演技的奥秘。他们对他十分崇拜，在进行他规定的指法练习的时候，总想抓住他本人技巧中的某些东西。巴赫是个古怪的老家伙，新奇的念头倒是不少。譬如，他教学生们在弹琴的时候既用中间的三个手指，也用大拇指和小指——完全违背传统的指法。但是效果又是多么令人惊异呵！

这种不停地使用全部手指，而手腕和手肘又经常要与键盘保持平行的劳动是艰苦的。所以，每当学生们对单调的练习感到乏味的时候，巴赫就谱下一些有旋律的小前奏曲让他们弹，放松一下。有时候，他会拿起他的一首比较复杂的钢琴曲，临时谱成一首幻想曲。最后，“你必须学会弹得像我这样，克里斯托夫·特兰施尔。听起来是这个样子。”是的，听起来是这个样子；但是在一个疯子面前，可怜的学生又拿他有什么办法呢？这个疯癫之人即兴创作出来的调子在人们听起来全然是陌生的东西，而他在弹奏的时候又漫不经心地从一个键跳到另一个键，在乐声荡漾之中丝毫停顿也没有。

然而也有人理解他。他的儿子约翰·费德烈和卡尔·艾曼纽^②就是。这两个孩子继承了他血液中的疯狂气质，难怪父子间的感情那么好。他们会在客厅中坐上几个钟头，无休无止地唱着赞美诗。要不，就各自拿起一个乐器，以和声和对位即席创作一个主旋律，与其他两人的曲调合成一首管弦乐。家里的其他成员也是音乐爱好者。不是么？他们姓氏的字母 B—A—C—H 就拼出了一串悦耳的旋律。

巴赫一家都有奇特的才能,而且敏感成性。尤其是爸爸塞巴斯蒂安。如果你十分爱好音乐,如果你的爱好过于强烈,对那些弹起曲子来非常笨拙,每个音符都让你感到心里难受的职业风琴手恐怕就按捺不下你的火气,你就只有冲着他们吹胡子,说他们不能做音乐家,只应该去做鞋匠。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说你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家伙。什么脾气古怪!这些笨脑壳能理解你那种高超的想象么?你和千百个琴师一起坐在管风琴前面,但是你没有感觉到他们感到的同样单调的东西。他们坐在那儿,双脚搁在地上,目光平视,瞪着前面的空墙。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是这样。但是有一天,一种奇异的想法进入了你的脑子,然后,这种想法就变得十分明确了。人不仅要朝前看,还要向上看。所有的教堂不都是高人云端在看着太阳吗?生活是沿着垂直线而规划的——因为我们靠两条腿而站得笔直。音乐也必须如此。正如孩子仰着脸要求爸爸指导他那样,人们歌唱的曲调也必须向上,永远向上。音符在音阶上上升,爬上八度音程,然后突然降下来喘一口气。音乐的结构也像教堂的结构一样,必须沿着升与降的线条进行规划。旋律必须形成一条从人间到天堂,又从天堂回到人间的大道。在一组音符顺着这条大道开始其行程的时候,第二组音符就要准备跟随在后,而一旦这第二组音符走上了大道,第三组和第四组又得准备依次而去。在这永无休止的升与降之中,许多音符的小队伍随时都处在行程的不同阶段,或是升上去,或是降下来,再拉进新的队伍踏上壮丽的旅途。虽然每一组音符都准确无误地从尾部出发——就是说,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开始动作,间隔也相等——一些比较性急的音符会超过那些比较懒散的,于是在音阶上就不断有一种混合与忙乱的动作。飞翔、追逐、捕获、逃脱——这就是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赋格曲的起源。

但是巴赫是不满足于现状的。他一定要使音调在不断持续与互相贯穿之中不发生混乱与不和谐的现象。音符必须彼此共处,完全协调。

是的,是这个字眼——协调。可是怎么才会协调呢?在这一点上,

这位管风琴师的自身经历使他获益不少。星期天，他们一大家子往往聚集在客厅里，又谈又唱。各人对事物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也都能大胆地当众提出。大家畅所欲言，毫不拘泥。有时候，几个人会同时发表意见，然而又都本着一种协调一致的精神。每一种个别的意见都是促成全家人之间互相了解的重要因素。他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也是这个原则。各人可以自由地唱出自己的调子，而所有的声音又相互配合，和谐一致。

这恰恰是巴赫在创作和声时所应用的原则。人类要向上——音乐要升华。可是当一个人仍然停留在地面上，由于自己受到挫折而无法向上的时候，他所生存的社会则必须是一个自由、和谐、民主的社会。因为只有差异的美之中才有真正的一致。这位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正是以这种精神谱写出他的宗教清唱剧与受难曲的。因为在那使人心醉的乐器前面演奏的音乐家是在用他的前奏曲和赋格曲的通用语言直接向普通的人们说话。“在组合我的乐曲的时候，我想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美丽的社会结构。我的和声有什么奥秘吗？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各个声部都很开明，它们有自我约束的力量——为了整体的利益自动限制个体的自由。那就是我的启示。没有哪一个固执的旋律可以独裁统治，也没有哪一种不受约束的音响可以要无政府主义。不——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一种开明的自由。这是我的艺术的科学，我的科学的艺术。是天空中星星的和谐，人类心灵中兄弟情谊的渴求。这是我的音乐的奥秘。”

四

现在巴赫是六十五岁。他体力衰竭，视力减退，腰板已经直不起来。但是他不相信末日将至。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还要写一首赞美歌，一首协奏曲，一首赋格曲。可是他的眼睛已近乎失明，作起曲子来只能口授。最后的呼唤，然后就将是沉默。

不过，他是满意的。他的工作干得不错。三十八岁的时候，他的创

作力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写了《圣马太受难曲》和《圣约翰受难曲》——是描写基督受难的了不起的音乐剧。在巴赫以前也有人写过受难曲，正如在希腊悲剧诗人伊斯奇勒斯^③以前就有过希腊悲剧——只是简单的基督教的赞美歌和希腊的民间合唱曲。但是巴赫，像伊斯奇勒斯那样，把这种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民间传统转变成一种同质的、个人的艺术形式。还有那首呈献给波兰国王^④——天主教徒——的庄严的《b小调弥撒曲》。是的，巴赫用他的音乐为上帝做了很好的工作。他写了两百首风琴曲、前奏曲、赋格曲、清唱剧、管弦乐协奏曲。他的音乐也像他的性格一样，强烈、质朴、虔诚。像鸟儿在日出与日落时唱的歌儿那样简单。

在度过了平静的一天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夜晚的平静。巴赫在一次中风之后静静地死去了。他的遗体埋葬在圣约翰墓地，被人遗忘了一百多年。莱比锡《纪事报》刊登了如下一则简短的讣告：

七月二十八日晚八时，波兰国王陛下的作曲家、戈登与魏森弗尔斯宫院长、圣托马斯教堂乐队指挥兼领班、有才学的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逝世。

如此而已。市镇委员会表达了淡漠的遗憾心情。“巴赫先生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教员，不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巴赫的寡妻带着一家人不久就把丈夫的储蓄用完。她成了公共施舍的对象，亡故之后葬在一个贫民墓里。巴赫创作的乐曲搁在圣约翰教堂法衣室的柜子里，湮没无闻。每当唱诗班的孩子需要纸张包野餐用的三文治的时候，他们就会走到柜子面前，从巴赫的乐稿中撕下一页。在贝多芬谱写他那不朽的《第五交响乐》的时候，巴赫唯一尚存的女儿正在贫民院中了其余生。

“你瞧，这个老家伙是如此谦逊，他并不了解自己的价值。”在巴赫的墓前，一个仰慕他的学生对他的同伴说。

“世界可能要在几个世纪以后才认识到他的伟大哩。”